

## 澳洲西人學員：我的心在歌唱

我叫拉瓦蒂，快54歲了，是專職的普通科及婦產科護士。我想與各位談談法輪大法對我來說是多么珍貴，我是多么的感謝李大師所給予我、給予大家的機會。

大約在我20多歲時，我的身體和精神都快垮下來了。此后所接受的常規醫療使我的病情更加惡化。花了五年半的時間自然療法，才得以康復。這件事使我放棄了我的專業工作，開始學習自然和能量治療並從事這方面的工作。從我開始對精神的追求以來，雖然我做過許多神奇的事，覺得自己學到了一定的程度，但是在我內心深處，我一直有一種感覺，世界上一定還有比這更好的東西。1998年下半年，我對別人越來越不能容忍，我的精神不但沒有得到升華，反而倒退了。我百思不解我到底怎么了，我開始感覺到絕望，我除了祈求了解和引導之外一籌莫展。

此后不久，一位朋友向我介紹了法輪大法。那一次愉快的會面，感覺非常好。臨走時，他借給我一本《轉法輪》，給了我一份印有墨爾本各煉功點地址的小冊子。當我和我的伴侶閱讀了這本書之後，我們有一種脫胎換骨的感覺：這就是我一生中一直在尋找的東西！

一個星期天的早晨，我們去了位於墨爾本市的



## 猛然發現這是我夢寐以求的

台灣醫師 賴建燈

我今年53歲，是一個耳鼻喉科醫師，是學西醫的，對於各種疾病的治療與其愈後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。從小的時候起，我就遭遇到一波一波的大小疾病。尤其到了近年來，從胃潰瘍到胃出血，從僵直性脊椎炎到虹彩炎。第一次虹彩炎發作時，是在一次清明節的前一天，連續假日的開始。紅了兩天的眼球，突然轉變成眼球內部化膿，眼睛強烈的腫痛，膿細胞充滿了眼球，猶如用漿糊塗滿眼鏡時看物體一樣，只見光影不見形體。除了肉體的苦痛外，內心的失明恐懼是無法形容的。每年春天是好發季節，十幾年下來被這種疾病嚇得坐立不安。同時這個疾病會伴有僵直性脊椎炎，自二十多年前脊椎骨不明的疼痛開始，尤其到了冬天，躺下去會痛，翻身會痛，起床時也痛，躺著不動也痛。

初次拿到法輪大法書籍時，我也沒去想翻動他。多年來在各種宗教中，得不到正法門修煉，心中總認為這也都是一般的宗教書籍，也就不太在意。一天睡前拿起了《法輪功(修訂本)》一看，猛然發現這是不同于過去我在宗教中看的東西，一直看到夜里三點。

第二天又接著看《轉法輪》及其他大法書籍，一口气看完了六本其他的書。此時內心感到一股難言的感受。以前看宗教中的東西，雖有層次之分，但是從來沒有這麼

一個煉功點。我一開始做動作，整個我都充滿了一種難以抑制的、無比感激的心情，我沒有被遺忘，我現在真正地開始了回家的旅程。我感覺到全身發熱，當我盡力完成了這套功法之後，我的淚水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整整一星期我們還去了其它煉功點煉功，我的心在歌唱。

在這之前，我已開始出現了絕經的症狀，月經不正常、感到不舒服和疲勞。當時我想，對我這樣年歲的人來說，這是正常的。但自從我一開始煉功，所有的症狀都消失了。我現在的月經不多但很正常，人也不覺得累。雖說李老師在他的《轉法輪》一書中提到過這一點，但我沒有想到它會來得如此的快。

1999年我們在家里舉辦了兩期九天的學法班，第一期來了58人，第二期班來了大約40人。我兒子保羅也是其中的一員。

我感覺到心里很輕鬆，身體也很強健，非常幸運能找到真正的回家之路以及指導我回家的大法。大法看似如此簡單，卻又如此深奧。我衷心感謝李老師。

深的感受過。以前會感覺到，好像是自己從泥土里鑽出了頭來，看到了天光，感到世界無比美妙的大。其次再進一步提升到，從土面爬上了高樓，從高樓上往下看，與過去比，覺得以前的認知是渺小了。但是看到大法之後，對於以前的這一切認知，皆感到微不足道，卻有從宇宙中，往下看下來的感覺。那個層次不知相差有多少，內心感到多大的喜悅。

此時我才意識到，這是我長久以來，夢寐以求的東西，以前不知道自己所要的是甚麼？現在明確的認識到，這才是自己的目標。

到第二年的春天過後，每天在三更半夜會發作的胃潰瘍痛才逐漸的減輕到不痛。脊椎炎的痛，也是在一年後，才慢慢的不知不覺中減輕。以後虹彩炎又曾犯過幾次，但是隨著對大法的認識，我也不再去理會它，動功做不了，我就多打坐，漸漸的暈眩也就在打坐中過去了。

這樣各種疾病，經歷過許多次，大多數都過去了。此時也才真正體會到甚麼是玄奧、超常的科學，幾十年中在宗教里打滾，始終脫離不了病業之苦。現在終於明白，要完全去掉病業，唯有修煉。兩年多來，健康比以前更好。生活中減少了怨恨、減少了爭執、減少了踟躕、減少了委曲，自己人生也有了指導的方向。

在江澤民集團兩年多的血腥迫害中，已有二百六十餘名堅貞不屈的法輪功學員在酷刑中失去了生命。沒有人知道有多少人在高壓下放棄修煉，舊病復發、不治而死。

何緒艷，38歲，是大慶市二醫院微机室的工作人員。97年因患肝癌而被醫院判了“死刑”，同年10月28日在上海做了肝臟部份切除術，她負債3萬餘元，手術後增加了脾大和膽結石的疾病，她絕望了。望著年邁的老母和年幼的兒子，她天天在流淚，巨額欠款的壓負和死神的威脅時刻都伴隨著她。

手術後一個月，她修煉法輪大法了！迎來了光明的新生。她的病友一個個相繼去世了，唯獨她還健康地活著。98年她去醫院復查，一切正常。沒有人相信她曾是一個肝癌患者，她的體重由以前的八、九十斤增加到一百零五斤，胖胖的臉上白里透紅，微笑始終掛在她的臉上。她又精力充沛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，並於99年還上了因治病而欠下的3萬元外債，她的生活又充滿了陽光，她在《大慶市法輪大法學員健康狀況調查200例》中這樣寫到：“是李老師真正的從死亡線上救回了我，使我這個曾經患過肝癌的人能永遠永遠的活下去。”

正當她對未來充滿希望時，江澤民的魔爪突然伸向了她的。99年7月，史無前例的迫害開始了，何緒艷被單位關了起來，逼迫她放棄修煉、誣蔑大法，不然的話就開除工職，關進監獄。救過自己性命的恩師和大法被坏人誣陷，使她心如刀絞。因無期限的關押，她牽掛著孤兒和老母，終於她承受不住了，違心地寫下了不再煉功的保證，並被迫寫了對大法不利的話。一個獲救的生命就這樣又被摧殘。不久，那不祥的病兆又出現了。99年末，她又回到了上海某醫院，切除那重新長出來的癌細胞。

躺在病床上，她一遍一遍地想：當權者為什麼不讓我活？對自己來說放棄修煉就等於死亡。不！我要活下去！出院之後她又重新開始學法煉功，想不到身體再一次奇跡般地康復了，師父啊，救命的師父，我一定要站出來為大法說句公道話！

2000年6月初，何緒艷勇敢地站在自己家門口的公園里煉功，警察把她抓到了派出所。單位領導、家人、公安軟硬兼施地威逼她，面臨著巨額罰款和拘留，看到老母和孩子的眼淚，她再一次妥協了，寫了不再煉功的保證，由親友代交了三千元罰款。回到家她一下子癱倒在床上了：師父啊，我不配再修煉了，在壓力面前一次次地出賣良知。從此她放棄了修煉，病魔又纏上了她。2000年末，她生命垂危，當家人問她有什麼話要說時，她說：“我想去北京。我對不起師父，對不起大法，一次次地出賣良知，在我死前我一定要到天安門去喊一聲大法好！”

她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車。在天安門廣場上，她高高地舉起了“法輪大法好”的橫幅，“法輪大法好”的吶喊聲響徹雲霄。她再一次被押回派出所，並罰款一萬元。了卻了心願，不久她扔下了孤兒和老母，就在痛悔與抑郁中離開了這個世界。

每當她的老母見到學員時，總是老淚縱橫，她的淚水是對殺人惡魔江澤民的無聲控訴！何緒艷的死雖然沒有象其他學員那樣傷痕累累，但她也是江澤民屠刀下的犧牲品。在她病危時，在法輪大法救了她時，江澤民的警察要送她進監獄，江澤民要的是自己權力的穩定，哪管老百姓是死是活？

## 大法給予她的第二次生命被江澤民集團奪走